

目 录

- 1、筠连县第一届人民政府成立前后的概况……张 政（1）
- 2、开展反蒋斗争，迎接人民政权……詹天浩（15）
- 3、一九四六年筠连县的国民党“民选”纪实……
……冉从文（28）
- 4、四十年代的《民锋社》与筠连政局……詹天浩（33）
- 5、筠连县四十年代小学教育见闻……冉从文（40）
- 6、一九五〇年沐爱土匪叛乱始末……李孝治（45）
- 7、“哥老会”与筠连袍哥……
……周永林 江光荣 罗绍武口述 李孝治执笔（47）
- 8、记清末民初哥老会头目刘华兴二三事……苏治平（53）
- 9、同盟会员陈宪民生平简介与狱中诗抄……母剑吾（54）
- 10、沐爱“设治”的编年史及地方派系斗争……李孝治（56）
- 11、胜地奇观
——介绍筠连佛来寺与辉洞……苏治平（59）
- 12、茶馆小调
——闻一多先生遗作……蔡纯武供稿（61）
- 13、苗家之歌
——解放前苗寨流行歌曲之一……李孝治供稿（63）
- 14、宜宾马门溪恐龙发掘经过……代长才（64）

筠连县第一届人民政府成立前后的概况

张 政（原县供销社主任已离休）

读了《文史资料选集》第二期代长才同志“筠连县旧政权崩溃侧记”后，深有所感。我是当时接收国民党旧政权和组建新政权的参加者之一，为了完整的反映当时历史，有必要就第一届人民政府组建前后的情况提供一些资料，供文史工作者研究参考，并借此作为代长才同志“侧记”的续篇。

第一届人民政府组建迄今已有二十五年，当时和我一起参加接收旧政权，组建新政府的同志，也大都作古了。现在仍在本县工作的只有曹伯泉、梁庙江和我三个人了。因近年记忆衰退，加之事前又未与上述两位商讨，因此文中在时间、人物和情节上有遗漏、出入之处，还请曹、梁两同志阅后补充修正。

在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南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我们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到达宜宾。我和同志们是由“苏南公学”转入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川南支队宜宾大队的成员。这支部队的组成，是在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渡江胜利后，根据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为解放大西南培训的地方干部。所以我们在南京出发前就早已明确分配在宜宾地区工作，而且对宜宾地区所属各县国民党敌伪政权包括党、政、军头面人物、地理、历史、农、工、商等有关方面的资料作过详细的研究和学习。所以，我们到达宜宾后，只休息了几天，即奉命接收各县。我

和同志们被分配到筠连。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由宜出发，当夜宿营高县“来复”，六日到达高县县城，在城内住宿两天。八日下午三时左右进入筠连境内的海良乡，并在海良住宿休整军容。九日上午十时进驻筠连县城。

从宜宾出发来筠连的有“西南服务团”老干部队的潘荣道同志(老红军，去筠连担任县委书记)和学员队的王唤民、潘璋、徐国杰、梁庙江、曹伯泉和我六人。并派了十八军的一个连护送。出发前宜宾军管会告知：在高县等候我们的有县长郭洪太、公安局长夏茂林等(他们是解放军十八军的团、营干部)。所以我们到达高县后，潘荣道当即与郭洪太、夏茂林等同志商谈进驻筠连，接收国民党伪政权的有关事宜。第二天晚上，潘、郭两位即召集我们六人和十八军的排、连干部开会。据郭洪太同志讲：筠连县国民党县长已经逃跑，只留下一个秘书主持工作。在我们到达高县前，筠连方面已派出秘书(国民党代理县长)黄惠昌和“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到高县与我军洽谈迎解事宜。他还介绍了大特务田动云盘据筠连以及伪政府头面人物的有关情况。决定于一月九日我军进驻筠连。会上郭、潘二人还要求全体指战员进驻后，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广泛宣传全国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和“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做好旧职人员的工作，保护好国家财产和档案。同时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特破坏。我们“服务团”的六个同志，到达筠连后不久，即配备了自卫武器。

有关进驻筠连和“解放委员会”迎解的活动情况，代长才同志在“侧记”中已有详细描述，不再重复。我侧重接收国民党政权和筹建人民政府前后的有关情况和开展主要工作等记述

如下：

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筠连县正式解放了，宣告了国民党旧政权的垮台。当时旧政府工作人员已大部离开县城，所以解放军进驻筠连后的当天晚上，立即发出了通知，要求一切旧政府人员，不要听信谣言，迅速回县报到。同时具体研究了有关接收工作。确定成立“财经”、“文教”、“党政”、“公安”四个接收小组。每组二至三人，组长由十八军的排连干部担任。我们“服务团”的六个同志分别编入各组。我和曹伯泉参加财经组；王唤民、梁玉江参加党政组；徐国杰参加公安组；潘璋参加文教组。一月十日上午，在旧政府礼堂（即现在的“政府大楼”中央）由郭洪太县长主持召开了部份旧军政人员、解放委员会有关人员和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的会议。到会者约有四十多人。会上郭洪太反复讲明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和全国革命的形势；宣传了全国政协“共同纲领”的内容和对旧军政人员的处理意见。号召旧职人员坚守岗位，不要听信谣言，保护好国家财产、档案、枪支弹药。明确指出立功者受奖，破坏者严惩。会上还宣布了筠连县人民政府从现在起正式成立。旧政府和“解放委员会”立即停止活动，听候接收。郭洪太同志还将四个接收小组的有关成员在会上分别作了介绍。会后根据郭的指示，我立即拟就了筠连县人民政府县长郭洪太到职视事的第一张布告。连同政协“共同纲领”、“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约法八章”等宣传资料张贴在县政府门口和街头巷尾，以稳定民心。

接收工作从一月十三日开始，大约十天左右基本告一段落。我和曹伯泉同志先后接收了“田粮处”、“财粮科”、

“会计室”（旧政府会计室设主任，是直属省政府领导）“县银行”、“税务局”。以后因其他组的同志工作调整，又接收了“军法室”、“民政科”和“卫生院”等。由于新政府成立后，百废待兴，任务繁重。我们在接收中来不及详细审查经济往来情况，即使对一些明显问题也不可能立即组织调查。所以只就旧政府早已编制好的“文书档案”、“帐目表册”、“历任县长、科长移交清册”和剩余的物资逐项点交接收。这样的接收虽然比较粗糙，但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因为旧政府时代是一朝天子一朝人，每个县长上任都要带去一帮人，去职后所有科秘人员也就自然消逝。所以每任县长的去、就，所有科秘人员都要全面进行交接。如此循环，历任县长、科秘人员的移交材料相当烦琐。为了保持档案材料的完整性，我们都要逐一过目。点交结束后就由交、接双方签字盖章。我们对接收的这些东西，除了剩余物资和重要档案资料集中统一保存外，一般的文书档案、帐表等接收后就地封存。

记得当时接收的物资中有：“大烟”、“鹿角”、“西药”、“玉器首饰”、“布匹”、“土纸”、“土酒”、“银元”、“棉纱”等。其中以“棉纱”为最多，堆了几乎半间办公室。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当时“棉纱”是以一种“货币”形式在市场上与“银元”同时流通。据说这是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府“伪币”贬值自发采取的一种抵制手段，改用“棉纱”代替“伪币”进行流通。它的计量单位分：“并”、“把”、“扣”。每扣相当现在人民币一角。十二扣为一把，二十把为一并。这种“以物易物”的流通，给人们带来很不方便。同时也只局限在庆符、高县、筠连和云南接壤地带流通，加之“棉

纱”经过不断的流转，纤维受到破坏，污染严重，带来损失。对国家人民不利。根据这一情况，我请示县长后，立即发布了“统一币制，停止‘棉纱’作为货币流通，一律以人民币为合法‘货币’”的第二张布告。不久，筠连县人民银行成立，“人民币”从根本上取代了“棉纱”、“银元”的流通。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云、贵、川、康（西康省）相继解放。一月二十八日，十八军奉命调防进军西藏。县长郭洪太、公安局长梁茂林以及来筠的排、连干部全部离职西行。与此同时来筠接防的是第二十军二十八师八十四团的部分于战人员。团长张东景同志兼任庆（庆符县即现在高县的符江镇）高、筠三县的县长，教导员赵敏、王建民分别任我县副县长和县委副书记，营以下连排干部梁东来、史书年、范长恩、马留柱、耿莲安、王锡福以及王登云、孙广荣、郭广成等同志。二月初李恒良、刘××、秦世纲、李广友、刘付春、吴淑花等也先后来筠。同一时期，昭通地区的“云昆支队”以马克骥同志为首的地下武装和部份地下党员、进步学生陈思浚、张铭熙、张铭玉、李启敏、梁正群、魏潜、魏湘、廖庭忠、吴探胜、吴探君、李寿沛、周琛等十余人也到达筠连。他们经与宜宾军管会联系后，正式分配在我县工作。

大约相隔几天，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的学员章微波、后乐、冯纯一、张济生、钱前、曹炎寿、吴亚岚、刘子义、滕茂实、陆庸、范文成、程世聪、朱剑秋、梁纳逊、陈禾德、张毅、许建英等也先后分配来筠。这样以“八四团”的排连干部、“西南服务团”、“军政大学”、“云昆支队”的五十余人，就成了组建筠连县第一届人民政府的骨干力量。其党政

主要组成人员名单如下（以最早任职的成员有的任职半月后离任，接替者在内）

政府组成人员：

县长：郭洪太（任职半月后进军西藏）张东景接替（84团团长）

副县长：赵敏（84团教导员，于1951年调宜宾）

办公室秘书：张铭熙（云昆支队，“昆大”进步学生地下党候补党员）

公安局长：夏茂林（18军干部，半月后离任）由曾锡和、李恒良接替（84团干部）

财政科长：刘××（任职半月回部队）秦世纲接替（84团干部）

民政科、文教科：张铭熙兼任。

法院院长：赵敏（兼）、副院长：邓明义。（筠连本地人）

粮食局长：刘付春（84团干部，当时粮食局属财政科领导）

人民银行行长：梁纳逊（军大学员上海地下党员）

税务局长：邱石麒（地区税务局旧职人员，作为过渡）

县委组成人员：（当时还未成立县委，为有利于开展工作，成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现武装部内）

工委书记：潘荣道（西南服务团、红军）

副书记：王建民（84团教导员）

副书记：马克骥（云昆支队地下党员）

工委委员：潘荣道、王建民、马克骥、赵敏、李恒良、梁东来。

秘书：李广友（84团事务长）王唤民（西南服务团）

各区党政领导成员（解放时全县只有三个区，城乡人口约七万人。当时沐爱区、落木柔区、巩固区还未划归筠连）

一区区长：史书年；工委书记：梁东来。

二区区长：马留柱；工委书记：范长恩。

三区区长：王锡福；工委书记：耿蓬安。

各乡乡长，由于当时力量不足，无法下伸，只有沿用原国民党乡长暂时维持、过渡。

新政府成立后，百废待兴，一切从头做起。在短短半年多时间内，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在国民党长期统治、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全县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无比热爱、信赖。党和新政府紧紧依靠全县人民，开展了各项工作。据我回忆，这一年中主要抓了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一、培训地方干部，充实干部力量。

新政府成立后，干部力量比较薄弱。上级还不可能有更多的干部充实到县。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收留旧职人员；另一方面举办“地方干部训练班”。对国民党旧职人员的安排，在征得本人同意后采取：“保送学习”、“安排工作”、“遣散回家”等三项措施。如：科级以上人员秘书黄惠昌等送“西南革大”学习；一般旧职人员代长才等送宜宾“学习班”学习；不愿留下工作、学习的，如田粮处长石化鹏等发给旅费遣散回家；愿意留下工作的杨如山、马维平、石文卜、匡家和、叶三等等送县办“地方干部学习班”学习。

“地干班”约于一月下旬开办，学员的组成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向社会招收；二是“云昆支队”的同志；三是留用的

旧职人员。对向社会招收的部份，入学前通过简单的笔试和面试后，正式张榜公布录取名单。我参加了对部份人员的面试。记得有的人因各种原因未被录取，还哭哭啼啼要求参加学习。学习班校长潘荣道。学员人数大约80人左右。全班共编为三个区队。曹伯泉任一区队长；徐国杰任二区队长；梁庙江任三区队长。大约经过半个月左右的培训、学习，即分配工作。学员中除酌留部份在县工作外，基本上按学习班编队分配到各区开展工作。

二、开展“借粮、借柴”和支前活动。

新政府成立后，工作人员(除旧职人员外)都是实行“供给制”。(即：国家免费供给口粮、菜金、鞋帽、衣袜、被盖、蚊帐、口杯、雨伞等。)每人每月只发相当现在人民币三至五元的另用钱。团营干部和连排干部略有差别。团级干部可以享受“中灶”待遇，其余干部都吃“大灶”。(口粮和菜金是有统一规定标准的)当时除了税务机关收纳一部份税收外，财政上几乎没有其他来源。

经费开支全部由行署拨给。口粮则由当地设法筹借。为了保障供给，在地委和行署的部署下，新政府集中了较大的力量，从县城到区乡开展了“借粮”、“借柴”和支前工作。被借对象主要是地主，特别是大地主等。没有“炭薪”的折价借交。当时是由县长亲自督战，每天都要收集借粮数字，凡已答应借出的粮食，即组织民工义运集中到区、到县。县里对各区队都有明确的借粮任务，所借粮食由各区公所出具借条，抵秋征任务。各区队对具体被借对象，则根据大小地主的不同情况和历年存粮情况，多的多借，少的少借。特别是对那些剥削压

榨狠的大地主，原则上除留给自食外，均应作为借粮。此项任务十分艰巨，不少大、中地主软拖硬抗。有的疏散粮食；有的避而不见；有的逃之夭夭。如县“天主教”神甫鲁智愚为了逃避借粮，躲在宜宾法国人办的教堂内。我曾为此在宜宾与法国天主教林茂德多次打过交道。对方拒不交出我县神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纯用说教的办法，必须采取命令和强制手段。对少数抗借顽固不交者，进行了传训、关押。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全县基本上完成了上级分配的借粮、借柴任务。

为了保证军需，做好支前工作，政府还发动了城乡妇女支援“军鞋”。（由政府发给样品，付给一定的工资和工本费）此项工作比较顺利，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即全面完成了一千多双“布鞋”任务。

三、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

“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国民党军统特务、少将交警总队长田动云，被我人民解放军打得焦头烂额，狼狽不堪，带着一百多人的残部于解放筠连前夕潜回筠连。他于1950年元旦在公园“池子球场”举行兰球赛的开幕式大会上，假惺惺的表白自己是起义部队，是人民的军队了。暗底里另有鬼胎。当他知道我军已进入筠连县城宣布解放后，即潜伏在“小乐瓦”老家（即大乐乡）积极招兵买马，纠集官绅恶霸、反动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散兵李弥残部童团（童登文）、土匪等。拼凑了“川滇黔反共救国军”，并自任军长，盘据在巡司、大乐、沐爱等地负隅顽抗，继续与人民为敌。

我们到达筠连后的第四天，即一月十三日，县长郭洪太当

即电令田动云“立即缴械报到，听候整编，否则停止一切军需供应”。田软拖硬抗拒不接受整编命令。后来他还采取试探性办法，派人到县府领取军粮。我当时是这方面的经手人，立即向县长作了报告并拒拨粮饷。县领导再次向来人传令田动云：速即到县整编。田继续顽抗。在这种情况下，郭洪太立即组织了一次深夜出击。但由于敌方密探报信，又加之“向导”在引路中故意绕道拖延时间，当我军拂晓抵达“小乐瓦”时，田动云早已逃跑，未能歼灭。

当时土匪武装活动频繁，县城周围“景阳山”顶和“十八学士”都布有土匪武装。白天黑夜常有枪声骚扰射击，城内也不时有零星枪声。群众中谣传四起，说“田动云随时攻城”。当时情况比较紧张。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对旧公安人员进行整编，采取“渗沙子”由解放军战士、旧公安人员混合编队组成“县大队”。我根据县长指示，立即颁布了“收缴民间枪支弹药”的第三张布告。并对我们来的同志中凡没有配备武器的全部发了短武器。同时抓紧修筑防御工事，在县政府大门口修筑了一座大型碉堡。另一方面发动宣传攻势，用传单、喊话筒号召土匪武装弃暗投明，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受骗参加土匪武装的家属、亲友，不虐待、歧视。向他们散发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传单，鼓励他们积极做好亲人工作，早日弃暗投明。通过大量的宣教工作，不少人丢下武器向政府自首，有的还大量提供了敌人内部的情报，使反动武装内部土崩瓦解。

四月初，政府人员暂时撤离县政府，集中到景阳山“古庙”内食宿。县府公安队继续看守“监狱”（当时监狱设在现

政府新修的宿舍大楼地址)。土匪摸清我情况后,对准“古庙”射击。赵副县长亲临作战,用重机枪往“峰子岩”山顶反射,时断时续,互相坚持。在这次对射中,我重机枪“子弹带”被击中,赵敏同志险些牺牲。县大队战士政府通讯员王吉中同志,(城关粮站站长已退休)在为我们送饭,途经景阳山脚下(现人民街小学附近)被土匪流弹击中,负伤倒于血泊之中。与此同时,分配去三区开展工作的冯纯一同志(军大学员)也在土匪攻打我区公所战斗中被击伤,成了终身残疾(冯当时中弹后伪装已死,未予伤命)。我们在景阳山古庙期间,还先后数次深夜摸黑出击。我和曹伯泉、章微波等同志曾参加了由马留柱率领的小分队出击。记得摸黑到半山腰时,已被土匪发觉,土匪逃遁,未曾打响。

我们由景阳山“古庙”迁回县府办公后,一天傍晚,城内突然响起枪声。群众四散奔逃,有的叫喊着:“田动云攻城了”。那时我们都处在戒备状态中。赵副县长立即偕张济生等同志,前往部队驻地(现公安局)了解情况。县府留下秦世纲和我以及部份地干班的人员。当时秦世纲立即组织我和地干班的同志,往县府后面的碉堡内集中,迎接战斗。秦和我是有武器的,地干班的人员有的拿着棍棒,有的吓作一团。但这次没有打响,一直到天明也未见动静。据张济生同志后来对我讲:赵副县长去部队驻地途中,突然想起了接收旧政府的大量财产没有疏散,堆放在我的办公室内,(现统战部地址)于是张济生赶回县府,向我传达口头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保管室。人在,财产在。即使牺牲也要死在保管室内”。但这道命令由于我们正在碉堡内组织战斗,没有碰上,未能传达

给我。在这场虚惊中，也考验了一些人。如我们刚接收投诚起义不久的七十二军残部，留在县府电话班工作的刘长贵（解放后曾任邮电局副局长）等四人。其中就有两人在当天晚上开了小差；地干班的个别人也从此离开了工作；有的还投敌为匪。

在当时，不仅筠连土匪十分嚣张，庆符、高县一带也常有股匪骚扰。那时我已在财政科负责会计工作，每月必须到宜宾行署报、拨款项，领取一切供给物资。当时宜塘公路还未修筑，每次单边行程三天。但往往去后要耽搁十天半月才能返筠。因为没有连的部队护送，不能保证安全。而部队抵宜后又不能立即护送返县。这样大约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1950年二月，我和分配来筠就任公安局长的李恒良、税务局长邱石麟，以及调县工作的军大学员程世聪、许建英随部队由宜返筠，途经高县来复区“观音坡”时，部队正在小休息，而那个税务局长却犯了自由主义，擅自离队带领两个“民夫”挑着税票和行李先走，间隔距离不到一华里。当他们刚爬上山顶，即被股匪截获，税票行李洗劫一空。当土匪正要将被绑在树上下毒手时，我们的部队已到达山顶，股匪才慌乱逃走，未伤性命。

敌特内部的矛盾也时有发生，这一集团触犯了另一集团的利益时，他们什么也干得出来。记得新政府成立不久，我们的力量一时还下伸不到基层，只得利用原有国民党乡长暂时维持。当时有的乡长开始与新政府接触，有时也报告一些敌特的表面活动情况，也有狗咬狗的揭发对立面的一些情况。廉溪乡乡长彭世诚可能类似这种情况，但不久即被土匪内部杀害，将他的脑袋割下，挂在乡公所门口示众。可见他们之心狠手毒了。

敌特土匪，还用“孙悟空钻进肚子里”的办法，派人“自首”，打入我政府机关。如二区公所会计员吴世清伪装积极，表面上十分老实，每次到我那里结帐，十分认真，好象很进步的样子。后来查明是土匪打入我内部的密探。于1950年六月在筠连中学礼堂审判后执行枪决。

敌人总是错误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在解放初期的头几个月中，由于国民党长期反动宣传的影响，群众还没有完全发动起来，不少人为敌通风报信，被威胁入伍。田动三趁隙巡司、大乐、沐爱等地嚣张不可一世，到处抢掠、骚扰，搜刮民脂，危害百姓。新政府根据掌握的情况，分析了当时的敌情，决心为民除害，狠狠打击反动气焰。在庆、高、筠一带集中了我28师81、82、84团以及44师的部份战士主动出击围歼。在三县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一个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从四月开始，经过半个多月的清剿，终于彻底、干净地消灭了盘踞三县的田匪和其他反动武装。七月上旬清匪告一段落，筠连人民欢送44师和三团的部分战士，军民庆功，依依惜别。目前在公园烈士墓供人民祭奠怀念的许多烈士，正是在筠连清匪战斗中不幸牺牲的光荣战士。而大特务田动云在我军追击至贵州“黑章”躲入森林后，只身逃窜成都时即被捕获，终于逃脱不了人民的法网。

清匪反霸，给敌特和反动恶霸以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正处于非常时期，县工委（县委）被授权对那些作恶多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首恶分子处以极刑。所以在当时，处理十分及时。全县先后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反动恶霸地主不下百余人。王登云同志当时是公安队长，由于经常奉命执行任务，组织抓捕、

枪决。因此有人就给他起了个“王灵官”的外号。当时在土匪中还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王灵官’找去谈话；谈话也不怕，就怕三八式打后啄啄（脑袋的意思）”全县清匪反霸斗争的胜利，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人民政权更加稳固。

四、开展整党整风。

一九五〇年五月，党中央根据全国的情况作出了“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的决定。县工委（县委）根据地委的部署，于八月在杨忠模家（我军驻地）开展了整党整风。这次整党，重点解决全党进入城市后的党风问题。除全体党员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也同时进行整风。我因在宜宾出差未能参加。通过这次整党整风为全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随着各方面形势的不断好转，新政府先后召开了四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举办了戒烟集训班，并在全县范围内突击进行“大烟”的搜查，挽救了不少吸毒者脱离苦海。举办了教师培训班；开展了征兵、秋征工作，调整乡级领导，组建农会、民兵、工会等组织；开展减租退押；筹组各经济部门、文化机构等一系列工作。全县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九八五年六月回忆笔录

开展反蒋斗争 迎接人民政权

占 天 浩

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冬天，国民党军事失利，政局不稳，经济恶化，社会动荡，人心思变。当时我与原地下党人胡子健，在万寿寺街口一家茶馆，对形势交换看法，认为时机已经到来，应该在筠连的民间武装中搞军运，建立武装力量，从内策应，迎接解放。我要他在筠连警察中队内进行工作。1949年3月，我只身去巡司场、镇州场，找到原地下党人文大鹏、何奎星、何文星、李朝殿。自称奉川南特委派遣，清理地下党员，组织地下武装，配合解放军进军四川，武装举义，迎接解放。此行结果，文大鹏不置可否，何奎星业已病故，何文星、何奎星、李朝殿表示接受任务，并透露，参议员何冠群，为着保全自己，到处找共产党接头。我吩咐何奎星、李朝殿利用现任乡长、乡队长职务，控制镇州、落木柔两地的地方武装，并向棉布埂、落木祥发展；以何氏宗族关系，在沐爱县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特别弄清楚自卫总队长郭野农的情况，设法拉拢；筹集活动经费；约好联络关系。

回筠连后，立即着手工作，首先邀约杜家成、应华铸、苏重洋、喻宗汤、陈大尧、陈春林、王正良、吴世槐、滕昭梧、占观筠11人在城东龙君庙结盟，接着我又去廉溪乡找原地下党人郝崇坤、张家荣、林起筠等暗示机宜。在结盟会上，我做了宣传鼓动，谈了形势与目的，阐明共产党要建立的是联合政府，各党各派，社会贤达，照三三制原则，共同主政，希望朋

友们勿失良机。应华铸谈了南六县的位置、地形，兴文是军事重镇。我与应、杜组成三人核心，每天傍晚，围坐大沙坝河边，研究情况，决定任务，当时对形势我们作了一些分析。一是和谈实现，组成联合政府；二是美军登陆，国共两党南北割据；三是彻底打垮国民党，在北方组成没有蒋介石参加的联合政府。应、杜认为共军士气高昂，中央军士气低落，国民党必垮，务必抓住时机，创造时势，干一番事业。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叫我与宜宾地下党密切联系。我们决定的任务是，以沐爱县镇舟区的自卫队、筠连县的警察中队、庆府县的联防大队为基础，组成地下武装；以川滇交界的大雪山、红岩沟为根据地，南六县为活动区域；（记得应说，要在叙南一带打游击，兴文是兵家必占之地）以应华铸为军事指挥，杜家成参谋军务和军需补给，我负责政治工作。当时，应华铸叫我把大湖南拉进来，他说，此人是红军，又会打仗。我回避说，警察中队主要靠陈春林，大湖南态度暧昧，但可以争取拉入我们这个圈子。大湖南名胡子健，湖南平江人，平江起义参加者，曾任红十三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川黔滇游击队支队长，因为负伤，流落云南，（1983年由川黔游击队司令刘复初在筠连县的干部大会上，和县委党史办会上证明，经特委决定留在地方，并作了三点指示）1940年由文大鹏介绍，在筠连重新入党，1942年又失掉关系。1944年由我与文大鹏向政府介绍，任警察中队分队长，杜家成川军少校（上尉）亲历湖北应城战役，被解放军江汉军区张健部消灭，解甲归来。应华铸国民党空军少校，曾在山西牺盟新军工作，在家闲居。后两人愤恨时政，对国民党极其反感。当时我们草拟了一个计划，详细